

记者揭武汉洗涤行业乱象

洗浴中心短裤与酒店台布混洗

出差或旅游,我们都少不了要住酒店宾馆。但你知道雪白的床单是如何洗出来的?洗涤的原料又是什么?武汉市洗涤行业协会会长董超介绍,酒店的布草都是交给洗涤公司洗涤,有的公司把地巾和浴巾等混在一起洗,有的公司滥加漂白水,洗后的床单碱性超标,会灼伤人的皮肤。8月份,记者卧底两家洗涤公司,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场景触目惊心。

■ 暗访 1

——从洗浴中心拖回来的毛巾、短裤,竟与酒店台布混在一起洗。记者有些诧异,老秦抹了一把汗说:“忙起来是这样!每天洗这么多东西,哪还顾得过来分拣哟!”

短裤和台布混洗

工人称“顾不过来分拣”

8月1日,记者网上查询招聘信息,搜到洪山区卓刀泉路附近一家洗涤公司招聘配送工,月薪2000—3000元。

下午2时许,记者来到该公司,四个低矮的门面房里“藏”着一个约400平米的厂房,走进厂房,左侧一顺5台大型滚筒样式的洗衣机,发出搅动的轰鸣声。

在洗衣机旁五六个蓝色的大筐里,肮脏的布草堆成几座小山,仔细看里面有白床单、浴巾、被套、白色短裤……厂房内空气污浊不堪,四处飘散着刺鼻的漂白粉味道。

装卸区、洗衣区、熨烫区和打包区之间,没有任何隔断,全部混搭在同一个厂房之中。

一名自称是主管的女子对记者上下打量一番后,表示当天就可以上班,连记者的姓名都没问过。谈好待遇后,记者被安排给一名叫做老秦(化名)的男子带领。

次日早晨6时30分,记者准时来到该洗涤公司,老秦正将洗好的物品打包。他麻利地将一张破旧的窗帘摊在地上,从木台上拖下几大摞毛巾堆在窗帘上,随后将窗帘的两个角结在一起。每一个打好的包裹重达30公斤。

7时30分许,老秦带着记者与司机,三人乘面包车出门送货。第一站是位于光谷步行街附近的某家连锁酒店。第二站是位于关山饭店附近的某洗浴中心,在将浴巾、毛巾等送到后,服务员从屋子里拖出脏衣物,有湿漉漉的男士短裤、浴巾、床单……在老秦的指导下,记者依次将这些分类,计数。随后,又混合在一起,打包。第三站是光谷一家情趣酒店,同样是将肮脏的浴巾、地巾、床单分类点数打包后,拖上面包车带回。

返回洗涤公司后,从洗浴中心拖回来的毛巾、短裤,竟与酒店台布混在一起洗。记者有些诧异,老秦抹了一把汗说:“忙起来是这样!每天洗这么多东西,哪还顾得过来分拣哟!”

武汉市洗涤行业协会会长董超介绍,按道理,应该按照布草的污染程度、类别分开清洗,但行业内不少企业偷工减料节省成本,有的洗涤公司把地巾和浴巾等混在一起洗。

■ 暗访 2

——约3小时后,记者的双手变得光滑、干燥,指尖有灼痛感,手掌碰到硬物就会不舒服,多次用清水冲洗才恢复正常。

正常六七十分钟的洗涤程序

35分钟洗完

8月4日,记者上网查到,武汉洁丽喜洗涤有限公司在招洗涤工。与“陈经理”电话联系后,当天中午,记者到达青山21号公路火官庙站,“陈经理”安排一名偏瘦中年男子来接。该男子带记者往金家嘴公交站方向走,大约走了100米,在“袁发湾109号”打开了一道蓝色铁门。门旁墙上写着“停车场”字样,并未悬挂洗涤公司招牌。“这个门平时都是关着的。”该男子叮嘱道。进入院内,地面上有黑色煤渣,头顶有许多金属管道。门后有一条三四十米长的便道,路右侧是几间破旧平房,左侧是一个较高的铁皮厂房。

洗涤公司车间就在厂房内。偏瘦男子说,“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记者问起原因,他答:“白天没有蒸汽。”

下午近4时,在偏瘦男子带领下,包括3名中年女工和记者在内,一共10人开始了工作。

在厂房左侧6台洗衣机旁,记者学着工人们,把被套翻到正面,和床单一起放在推车上。一些床单和被套上沾有血迹和毛发等,还有些台布包裹着骨头、鱼刺等食物残渣,床单被套和台布都混在一起洗。“一台水洗机每次要装40套床单和被套。”偏瘦男子吩咐记者,要尽可能多地往水洗机里塞布草,感觉塞不动时,上半身要钻进水洗机,用双臂把布草往里推。

据要求将一堆堆布草塞进水洗机,直到机内再也装不下,偏瘦男子才关上水洗机,开始设置洗涤程序,洗涤时间大多设置在35—36分钟。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记者与工人们一起不断地把布草轮流装入6台水洗机,待洗涤程序结束,又将布草扯出来,堆在推车上,送至烫平机旁。

约3小时后,记者的双手变得光滑、干燥,指尖有灼痛感,手掌碰到硬物就会不舒服,多次用清水冲洗才恢复正常。

对此,资深业内人士介绍,完整的布草洗涤过程要花六七十分钟,时间不达标说明吐水次数不够,布草上的洗涤剂残留量较高,“明显的结果就是布草偏碱性。正常的酸碱值是7,而这样洗的布草偏碱性,酸碱值在8—9,甚至达到了10,皮肤直接接触这样的布草有灼痛感,有很大的损伤”。

8月6日,记者驾车跟踪该公司配送工人送货发现,其客户包括仁和路一家商务酒店和卓刀泉一家星级酒店。



■ 查处

——徐春说,公安部门将会同工商、质监、卫生部门对洗涤公司进行联合整治。

联合调查组突击检查

洗涤公司“人间蒸发”

8月12日,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武钢及周边治安秩序整治专班、武钢保卫处、武汉市工商局化工分局、武汉市公安局化工分局八吉府派出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化工新区八吉府辖区洗涤工业园进行了突击检查。但调查人员赶到武汉洁丽喜洗涤有限公司时,厂房内空无一人,只剩下一堆尚未洗完的衣物。地上,苍蝇围绕着待洗衣物飞舞,一股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墙角堆放着一些洗涤原料,装原料的桶上锈迹斑斑。

随后,调查组又突击检查了不足百米外的一个洗涤公司,该公司紧挨武钢10号门。近400平米的厂房内空无一人,只剩下不停转动的滚筒式洗衣机。厂房内苍蝇横飞。在公司财务室内,业务单据显示该公司名为“瑞恒洗涤服务中心”,业务主要是酒店的面巾、浴巾等布草。

随后,检查组赶往距离武钢10号门约1000米的一处厂房,厂房上方烟囱密布,黑色的浓烟直冲云霄。执法人员在墙角发现,在工厂进门一角,接起了如蜘蛛网一般的蒸汽管道,循线追踪,执法人员发现管子的一头正是武钢的生产车间。随后,武钢保卫部工作人员立即将管道切开。

据了解,这些洗涤公司在消毒环节环节中需用到大量蒸汽,其蒸汽来源是盗接武钢蒸汽管道中的蒸汽。

当晚,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武钢及周边治安秩序整治专班负责人徐春介绍,专项检查后,八吉府派出所已将辖区13家洗涤公司负责人召集起来,让公司负责人签订生产责任书,规范经营。八吉府派出所负责人表示,将要求辖区内的洗涤公司尽快整改,并将长期对其进行管控。徐春说,公安部门将会同工商、质监、卫生部门对洗涤公司进行联合整治。

武汉市洗涤行业协会会长董超介绍,目前,武汉市大大小小的洗涤公司非常多,业界尚无准确统计数据,“现在我们协会在做两件事,一是给洗涤企业按实力评级,二是制定‘公用纺织品安全技术规范’。”董超说,干这些就是为了在行业中优胜劣汰,最终给客户提供更干净的布草。

太原一居民楼
一夜变“楼歪歪”

居民已紧急疏散

昨日,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五龙口二社区天塔小区的一幢居民楼在一夜之间发生倾斜。楼内百余名居民已被疏散到安全区域,相关检测已在进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通往该小区的路已被警方封锁,涉事楼房周围设置两道警戒线。特警拉起人墙防止有人靠近。同时,公安、消防、燃气、自来水、房屋安全检测等多部门工作人员不停忙碌。几台大型机械也已就位待命。

据居民介绍,楼体出现倾斜实属突然。一位任先生表示,该楼属天塔小区1号楼,之前居住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天早晨突然有居民发现楼体倾斜,遂报告相关部门。待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查看后,立即决定将所有居民紧急疏散。

据太原市迎泽区五龙口二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涉事1号楼共有居民48户,约一百余人。目前已逐个登记入册,以确保全员安全。而太原市房屋安全鉴定中心的现场人员表示,经测量,楼体东侧、西侧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倾斜量,但具体倾斜度还需进一步计算。

同时记者了解到,该居民楼附近曾于近期发生自来水管道泄漏,并有相关工人维修。就在事发当日,该楼北侧一堵刚砌起两个月余的墙突然自行坍塌。有居民怀疑,楼体倾斜和地基被水浸泡有关。但权威部门尚未发布关于楼体倾斜的具体原因。

六旬老汉自学广场舞
动作专业征服大妈

风靡全国的广场舞向来是大妈们的天下,鲜有男子参加。但广西柳州市一名六旬老汉四年来自学80多支广场舞,每天带领近30多名大妈在该市人民广场展现舞姿。

这名老汉是已退休的韦金养,今年60岁的他跳广场舞已有4年。“广场舞本就不分男女,重要的是它治好了我的老毛病。”韦金养笑着说。

由于长期坐于电脑前,韦金养患上了坐骨神经痛的毛病,2010年更因此瘫痪坐上了轮椅,后通过练习单杠逐渐恢复了健康。“4年前,在公园看到大妈跳广场舞,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健身方式,便加入其中。”韦金养介绍说。

一开始,韦金养在大妈们队伍后面,默默自学。后来大妈们因其动作专业主动让他当领舞,此后他就在网络上自学广场舞,每天晚上到市民广场教大家跳。

男领舞在广场舞界一时传开了,许多大妈慕名而来,队伍也一天天壮大起来。对于曾经瘫痪的韦金养来说,健康显得更为珍贵,“虽然现在对于跳广场舞,大家的争议很多,但我希望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有更多的人能加入到跳广场舞、锻炼身体行列中来。”



鞠躬行礼谢父母

25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操场上,新生在给父母行礼感恩。开学在即,江西省赣州市厚德外国语学校开展七年级新生“学礼仪·与感恩同行”活动,300余名新生向父母鞠躬行礼,并通过“致父母的一封信”等方式,感恩父母,感恩社会,让同学们通过感恩的方式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